



花城

电影文学

艺海流芳

我们需要他

你为什么离婚

时代曲

阿黛尔·雨果轶事

.35

责任编辑 李梦飞
封面设计 黄菊芬

272

艺海流芳
《花城》电影文学专号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300册

书号10261·390 定价0.94元

目 录

- 艺海流芳(刘仁毅 插图) 林 紫 1
- 我们需要他(梁照堂 插图) 张一弓 78
- 你为什么离婚?(林 华 插图)
..... 王梓夫 高尔品 157
- 时代曲(电视剧)
..... 何 敏 曾 经 杨泽生 193
- 阿黛尔·雨果轶事
..... [法]弗朗索瓦·特吕弗等 编剧
林白川 译 222

艺海流芳

林 紫

人间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个故事倘若能够激人之心，励人之气，那么，这就不是由于故事唱出了团圆曲，而是在故事中所能展示的崇高人性和美的心灵。

内海

中国南方的内海。海面风平浪静，湛蓝的海水轻轻拍岸。帆樯林立，各种船只来往穿梭。

岸上的城市闪耀着秋阳的光辉。城北隔海的龙石山奇石交错，楼台亭榭和高高的棕榈点缀其间，显现着中国南方的景色。

海山市戏曲学校

镜头从俯瞰龙石山全景慢慢推向依山傍海的戏曲学校。

学校大门挂着红布横额：“热烈欢迎名艺人杨明山师傅海外归国”

一群男女学员和其他人员手执鲜花列队站在大门两边。乐队奏着悠扬的大锣鼓乐曲。

一辆小轿车慢慢停在大门前。海山市市委宣传部长韩松(三十六岁)和老艺人杨明山(四十岁)走出车门。

热烈的掌声和鼓乐声。

山坡上的海韵亭

韩松陪着杨明山坐在亭里的长方桌前。

学员代表和其他人员围坐在四周的石凳上。

韩松：我最初认识杨师傅，是在一九三八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露天戏台前后(夜)

台上正演着戏。

一支学生抗日宣传队中途插进来。

韩松(十八岁)慷慨激昂地向观众演说。

后台

武丑杨明山(廿二岁)激动地握着韩松的手。

韩松的画外音：杨师傅是有正义感的爱国艺人。从此之后，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可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天的一个夜里……

山路(夜)

韩松在山路上奔跑。

几个国民党特务猛追。

农村广场(夜)

广场灯火通明，戏台锣鼓喧天。

韩松(廿六岁)沿着戏台附近的河岸冲来。在桥头边与杨明山(卅岁)迎面相遇。四目相触，杨明山惊呆住了。

戏台后台

杨明山机智敏捷地给韩松化妆。勾脸、挂须、头戴风雪帽，身穿绣箭衣……

几个特务跳上后台。

特务甲汹汹地把驳壳枪口指着韩松胸膛。

韩松镇定地手抹长髯不动声色。

镜头从杨明山神色紧张的脸推向侧目怒视的艺人。

站在龙门口的戏班主阴沉的脸。

韩松的画外音：由于戏班主告密，一场祸害落到杨师傅身上。

江边(夜)

几条恶汉把反绑着双手的杨明山推落江中。

乌云密布，浪涛翻腾。

韩松的画外音：杨师傅幸得江中脱难，死里复生。但是，他在戏班的妻儿，却被班主逼走了。杨师傅四处追寻，杳无音信。后来，他就只得飘海到南洋去了。

海韵亭

镜头的焦点从杨明山慢慢推向学员们一张张激动的脸。

满座沉寂。

韩松从座位上站起来。

韩松：杨师傅是一位善良的爱国艺人。今天，我们欢迎杨师傅海外归来，荣任海山市戏曲学校校长。同时，更祝愿杨师傅早一天骨肉团圆。

热烈的掌声。

两个女学员抬着一面锦旗献给杨明山。

锦旗的特写：

敬献杨明山师傅：

艺海流芳

海山市戏曲学校全体学员 一九五六年

练功场

女学员英姿勃勃地练着吊腰、飞叉、旁燕飞跳……

男学员生龙活虎地练着开度、凌风起跳、格斗翻腾……

杨明山在一招一势的示范动作中显示着他深厚的功夫。

场外

韩松沿着一排玉兰树慢慢向练功场走去。

练功场

一个女学员清脆的声音：韩部长来了！

学员们欢拥上来。

杨明山笑着和韩松握手。

壁上的大型照身镜映出韩松高兴的神情。

又一女学员：请韩部长指导！

韩松(笑)：指导，嘿，你们瞧——

说着，他饶有风趣地作了一个不符合规格的舞台动作，差点儿摔了跤，逗得大家咯咯咯笑了起来。

韩松(笑)：看花容易绣花难嘛！

场上充满情趣盎然的笑声。

韩松：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这话对吗？

众声：对！

韩松望一望杨明山，然后语重心长地向学员说：

“现在有杨师傅授艺，你们感到幸福吗？”

众声：幸福！

海韵亭前的斜坡

杨明山陪着韩松踏着石阶走上海韵亭。

韩松：杨师傅，我明天要到一个农业社蹲点。过段日子，你带戏校学员到农村去深入生活，接触些新事物，培养学员将来热心为农民演戏的感情。

杨明山似乎在思索着这句话的涵义。

韩松：还有，是不是准备几个节目，到时候也可以给社员演一演。

杨明山：好。

海堤

韩松和杨明山从斜坡向海堤走去。

韩松(语气关切)：杨师傅，市政府已行文各地民政部门，要求协助寻找师娘。希望早一天亲人重逢。

杨明山(深深叹气)：咳！十年过去了，她母子也许不在人间。再说，倘若活着，人世茫茫，往哪里寻呢？

镜头随着沉重的脚步移动。

韩松内心独白：唱戏的舞台，唱出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人间的舞台，怎么不唱一出劫难重逢的故事呢？

杨明山内心独白：唱戏的人唱出了多少尽忠报国的故事。个人命运的不幸终归只是一个人的遭遇……

两人沿着海堤默默地走着，走着。

傍山公路

两辆满载着学员的汽车在树荫掩盖的公路上行驶。歌声飞扬。

深溪村

村后青山连绵。

村前河水潺湲。

河边大路口。韩松和农业社社长李义勇(三十九岁)带领社员迎接戏校艺人。

参观

在坡地田野的柑园、稻田和畜牧业的一系列画面中，可以看到杨明山激动的感情。

祠堂前

晌午时候。深溪村各家各户象节日迎接亲人似的，接待戏校员生到家里作客。

李义勇家

韩松和杨明山在厅子里品工夫茶。

李义勇在厨房做饭。

李小勇(十三岁)和妹妹李素兰(十一岁)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来。兄妹亲昵地向韩松打招呼。

韩松笑笑说：向杨师傅问好。

小勇兄妹走过来向杨明山鞠了个躬。

杨明山抚摩着李小勇的手：叫什么名字呢？

小勇(天真地)：我叫李小勇。妹妹叫李素兰。

杨明山(咯咯笑了)：乖，一个象小老虎，一个象白兰花。是吗？

小勇兄妹又含羞又得意地走向厨房去了。

韩松(喝着茶)：老李是农业社社长，妻子是村里妇女代表。一对好夫妻带出个好家风哪。

这时，李义勇的妻子刘玉兰(三十八岁)走了进来。

韩松立刻向杨明山介绍：她就是老李的爱人刘玉兰同志。

两人的眼睛打了个照面。杨明山顿时象触电似的惊呆了。刘玉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片刻无言中，她仿佛

感到是在做梦。

李义勇端着茶进来。

刘玉兰强抑制着泪水默默地走进厨房。

厨房

李小勇兄妹在洗碗碟。

刘玉兰站在灶旁。咬着嘴唇，心潮起伏。

刘玉兰的画外音：梦，这是梦啊！

李素兰：妈妈，你见过杨师傅吗？

刘玉兰呆然不语。

李小勇：爸爸说，杨师傅是这个罗——

说着，他天真地竖起大拇指。

刘玉兰沉默着。

李素兰(拉着妈妈的手)：妈妈，你怎么啦？

刘玉兰极力掩藏着内心复杂的感情。

李义勇走进来：玉兰，快点儿开饭。下午杨师傅还要上台演戏哩。

祠堂前的广场

社员们正忙着搬弄台棚。

李义勇家

李义勇给韩松和杨明山斟酒。

刘玉兰坐在孩子身旁，眼神呆滞，默然无语。

杨明山心事重重。

韩松举杯向杨明山敬酒。

李义勇也随着举起杯来：杨师傅，听韩部长说，你曾为了救他，自己却遭了祸，妻儿也失散了。老天不负好心人，好，为杨师傅有一天亲人骨肉重逢干杯。

杨明山的手微微发颤地举着杯子，热泪盈眶地斜视了一下刘玉兰。

刘玉兰两眼闪着泪光，低垂着头。她抑制不住内心感情的冲击，站了起来。

刘玉兰：韩部长，我有点儿不舒服，失陪了。
说着走进房里去。

房间

刘玉兰倚床呆坐，陷入沉思。

江边(回忆)

江水滔滔，细雨蒙蒙。

柳素娥(刘玉兰原名；二十八岁)背着二岁婴孩凄楚地伫立岸上，满面泪水凝视着江流……

农村祠堂

戏班的临时住处。

柳素娥被班主解雇，身背婴儿，挑着简单铺盖，走出祠堂。

大门

一个佝偻着腰的老艺人送她上路。

老艺人：素娥，人死不能复生。你自己要咬着牙根设法活下去啊！

扑簌簌的泪水从柳素娥的眼窝里涌出来。

街头

柳素娥背着婴儿挑着担子踉跄在街头。

溪边

柳素娥手上只有一个包袱了，步履艰难地走在山溪岸边。

山野

暮色苍茫，四野寂静。

柳素娥在深溪山脚竹林前赶路。

蓦地，从竹林里窜出一条狼犬，尾随着她。

柳素娥惊慌奔跑。狼犬猛扑上来。

呼号救命之声。

在这危难时刻，李义勇(二十九岁)抬着一捆竹子从竹丛里冲出来，见状，甩开竹捆，大吼一声，闪出身上斧头，狂奔上来。

李义勇与恶狼搏斗，狼犬负伤逃窜。

李义勇跳上前扶起地上的柳素娥。

李义勇家的房间(现实)

刘玉兰默视着窗口，眼睛溢出泪水。

李义勇关切地推门进来：“玉兰，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看医生？”说着还温慰地抚一抚妻子的额头。

刘玉兰湿润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李义勇。她正想把蕴藏多年的身世，向善良的丈夫全部倾诉出来。但只是摇了摇头：“没什么，一会儿就好了！”

李义勇放心地：那好吧！我和韩部长要出去布置下午演戏的事。你好好休息一下。饭菜放在锅里。

刘玉兰凝望着丈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厅堂

李义勇从房间走出来。

韩松(关切地)：怎么了？

李义勇：没事。大概开会累了。

韩松站起身来。杨明山随着韩松举步。

李义勇：杨师傅，你刚喝了酒，下午还得演戏，就在家里休息吧！

说着他从墙边拉过来一张竹躺椅。

杨明山迈步欲去。

韩松劝住了。

李小勇兄妹跟随着韩松和父亲向院子门口走去。

祠堂前广场

临时戏台在装着台面。

群众在台下搬弄坐椅。

韩松和李义勇走来。

李义勇家

杨明山从厅子慢慢向小院里走去。

同上·院子里

几丛翠竹临风摇曳，围墙外的河涌流水潺潺。杨明山走近竹丛边的石桌前，坐在石凳上。他似乎想了解这家子的生活，睁眼打量着这座两房一厅的红砖新屋。一会儿，点燃一支纸烟，在烟雾袅袅中陷入沉思。

大江(夜)

杨明山沉没在江中，凭着他的武功挣脱了手上的绳索。

杨明山向岸边的一条渔船泅去。

一个中年渔民把杨明山从船舷旁拉上来。

刘玉兰的房间

刘玉兰依然呆坐在床上默思。

山前黄昏(回忆)

柳素娥遇难得救，惊魂未定。

李义勇：天将黑了，你赶哪里去呢？

柳素娥(凄楚地)：不知道哩！

婴孩啼哭。

李义勇直愣着柳素娥。

柳素娥凄怆地哭了。

李义勇：家呢？

柳素娥摇一摇头。

李义勇：孩子的爸爸呢？

柳素娥：他，他……

李义勇：他怎么啦？

柳素娥欲言又止。

戏班主的画外音：杨明山串通共产党，死有余辜！梨园公会禁止你继续搭班唱戏。

李义勇：怎么不说呢？

柳素娥(啜泣)：他病死了！

李义勇：啊……

深溪山村的胡同

李义勇带柳素娥来到小胡同深处的一个破旧泥屋前。自己先进去点亮油灯。当他探身招呼柳素娥的时候，同时向隔壁唤着：孙大娘，你过来一下哇！

孙大娘(五十来岁)走进来。

李义勇：孙大娘，这位嫂子天黑赶不上路，暂在你家住宿一夜。

孙大娘连声说好，望着柳素娥。

孙大娘：你叫什么名字？

柳素娥(犹豫一下)：刘——玉——兰。

孙大娘：哦，打哪儿去呢？

柳素娥：孩子他爹死了。泡在苦海里，想到外头讨个生路。

孙大娘(叹息)：唉，都是苦命人！生枝嫩叶的就没了夫婿，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柳素娥两眼闪着泪。

李义勇的家·院子里

杨明山浮想联翩……

山路(回忆)

黄昏、密林、归鸦。

一群戏班的童伶在管班的监护下匆匆赶路。三三两两神态

困倦的老艺人跟在后面。

杨明山赶了上来。他悄悄地走到一个佝偻着腰的老人跟前叫了声：“大伯……”

老艺人一愣，惊呆住了：呀！明山，你还活着！

杨明山：是活着。老师傅，柳素娥呢？

老艺人：咳，你遭难的第二天，柳素娥就叫班主赶走了！他还说——

杨明山：说什么？

老艺人：梨园公会通知各戏班，不准柳素娥搭班啊！咳！生在艺海内，都是苦命人！

杨明山(急切地)：老师傅，柳素娥哪里去了？！

老艺人垂泪摇头。

杨明山睁着泪眼直望着灰蒙蒙的苍穹。蓦地，他陡地大喊一声：素娥！素娥哟……

唤声在山林回响。

杨明山狂奔而去。

刘玉兰的房间

刘玉兰坐在床上，泪痕满面的脸。

孙大娘家(回忆)

婴孩发烧，躺在床上。

柳素娥坐在床边垂泪。

孙大娘站在她身边安慰着。

李义勇拎着一大包草药进来。

李义勇：孙大娘，你帮刘嫂子煮给孩子吃。

孙大娘接过草药，走往小厨房。

柳素娥流着泪水望着李义勇。

李义勇走了出去。

孙大娘从小厨房进来，坐在柳素娥身边。

孙大娘：玉兰嫂子，往后的日子，你还得有个主意啊！

柳素娥凄然不语。

孙大娘：哎，有个家，再苦，粗茶淡饭总是福啊！

柳素娥低着头没作声。

孙大娘(想了一下)：咳，苦竹鞭头出好笋。嫂子，义勇心地善良，有义气，好人缘，我们村子谁都夸他哪！

柳素娥迷惘的目光直愣着孙大娘……

李义勇家·院子里

杨明山坐在石桌旁，双手支着头在思索着什么。

刘玉兰站在门槛边，默视着杨明山。

杨明山抬头，四目相触。

刘玉兰缓缓走近桌边，把手上的一个红布皮的小包袱递给杨明山。

杨明山把小包袱放在桌上，望着柳素娥。

柳素娥(泪光莹莹)：这是你的……

杨明山慢慢拆开小包袱。包袱里是一支小唢呐和一张卖身契。

杨明山目不转睛地看着手上的卖身契。

立卖契约人杨明山，十三岁，兹因孤身无依，愿卖入老永正兴班学艺。当面言明，身价纹银三十两，期限五年。在期限内，若有私逃等情，通缉归班严惩；关津渡口，若有不测之事，各安天命，恐口无凭，立契为据。

卖身人：杨明山

老永正兴班主：

马天彪

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五日

